

模糊视线里的记忆

孟岩

2007-07-22

6月中旬以来我的眼睛就一直有病，近20多天都不能读书和使用电脑，整个世界在我眼睛里都是模糊的，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像下雨一样往眼里滴。我常常怀念CSDN的blog，听说这里每天都有上千的新帖子，真的有点跃跃欲试。

不过我原本以为，我重返CSDN Blog的第一个帖子应该是“劝君注意眼睛健康”之类的，没想到今天来到CSDN，却看见了可文的死讯，而且竟然已经过去了五天...

把字体调到最大，屏幕看上去仍是模模糊糊，眼睛里涌着一些东西，不知道是刚刚点下去的抗病毒干扰素，还是什么别的。也许这个时候使用电脑对我很不好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写些什么，为这位可爱的朋友。

我认识可文是在联想工作的时候。我的一个同事是猫扑上的常客，也是模拟器界小有名气的人士，当时我们商量在Pocket PC 2000/

2002 上开发一款任天堂红白机的模拟器。有了这样的模拟器，我们就可以把几十个 70 年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游戏移植到我们的产品上，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我们产品的吸引力。我对游戏是一窍不通，但很清楚 simulator 的开发对一个程序员而言意味着什么。我于是大为质疑这项计划的可行性，直到同事把可文带到面前。

可文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就是怪异，我至今也保留着这个第一印象，他天生就应该是做游戏的，因为他长得就像游戏里的人。他头颅很大，在孱弱的肩膀上，显得负担过重。所有的头发都向上竖起，好像哪些专门做过发型的歌星。鼻子上永远有一颗红色的包，艳若桃李。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已经做过手术，身体很虚弱，穿着淡淡竖条的白色长袖上衣，最上面两个扣子是松开的。下面是淡淡竖条的深色长裤。这深色的长裤里是他的腿，我不曾见过的，虚弱的腿。他不能长时间走路，然而当他走路的时候，两条腿绵软无力，面条一样绵软。给我的感觉，那不是个寻常生活中的人，完全应该是一个漫画家笔下的人物，是为了什么特殊的使命出现的人物。

我们请他吃了一顿饭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他面对一个崭新的平台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难情绪，也没有提太多的要求。开发样机送过去之后不久，一

个可以 run 起来的程序就寄了过来。这真的令我很惊讶。然而这只是一连串惊讶的开始。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就基本完成了全部的开发工作，DreamNES for Pocket PC，这个技术难度最大的软件项目，最后跑在我们所有人前面 ready。记得那段时间，研发部里所有的同事，一到午休时间就捧着我们的产品，叮叮当当地打着游戏，“魂斗罗”、“双截龙”、“绿色兵团”、“三只小猪”...，那些儿时熟悉的游戏音乐在办公室里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

那段时间我们又见了几次，逐渐熟悉起来，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了 bug，就大叫一声，那个李可文死了没有？没死就让他赶快改！于是一片笑声。其实我们当时不了解他的病情，并不知道这种玩笑话，其实对他来说并不幽默，甚至有些残忍。当着他的面，我无非是关照他多注意身体。其实这种话是善意的废话，或许你说的时候很诚心，对于一个无可奈何的病人来说却没有太多的意义，人开朗的话可能客套几句，不开朗的人可能根本懒得反映什么。他不算是开朗的人，所以对于病情不太爱说什么，但是一提起游戏就不同了，两个眼睛里立刻充满了光，北京人的侃劲也上来了。他和我的那位游戏迷同事，经常针对某个游戏的某一关中的某一个细节开展讨论，滔滔江水

连绵不绝，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。对于我关心的模拟器实现技术，他的谈兴则小得多，也许在他看来，游戏才是目的，模拟器不过是个手段而已。不过从跟他少量的交谈中，我了解到模拟器的开发工作是非常艰苦的，不但涉及到软硬件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，而且更需要无比的耐心和毅力。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资料和指导，全凭自己的经验，遇到问题经常要连蒙带猜，反复攻关。很多个别 bug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，只能出现一个解决一个。这种工作，没有十二分的毅力和决心是决不可能完成的。我有的时候想，他的这份毅力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？难道非要我们的腿也软的像面条一样，非要我们也被死亡所威胁，才能够拿出抵死不悔的气概吗？又或者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到那一天可能更加消沉和绝望。

最后一次见面，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，大概是去年上半年的一天。简单地打了个招呼，开了一个玩笑，就挥手永别了。之后不久我来到 CSDN，曾经跟他联系，让他写写文章，讲讲模拟器开发的技术。他问了问情况，考虑之后拒绝了。我可以理解。他对于现在时兴的那些新理论与新方法没什么兴趣，“东西都是做出来的”，模拟器程序的规模不太大，有固定的模式和结构，难度主要是在于具体问题的应对

和处理上，他不觉得有什么可写的，“没什么意思”，他说。是的，可文首先是个 gamer，然后才是个 programmer，但是却是最纯粹的 programmer。

我是无神论者，我不相信有什么天堂、上帝、天使、佛、来生等等，所以也不会用这些美丽的虚幻的字眼来祝福死去的可文。他去了，消失了，几天之后连他的躯体也将化作青烟，不复存在了。我再也不能跟他开玩笑，也没有机会邀请他给我写文章了。我遗憾，我难过，但是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
偶尔考虑生死的问题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将死去。这不是一件坏事，死亡决不是一件坏事。可文向我们证明了死亡可以是辉煌生命的一个篇章，死亡可以激发我们的生命，让它迸发出光芒，而不仅仅是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去饮食男女，声色犬马。人随时可能死去，就算不死去，眼睛也可能会瞎，肢体可能会残废，器官可能会患病。任何一种可能性发生，我们都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，今天还让你极为烦躁的事情，可能随时会成为永远的不可能。体会到这种紧迫感，生命也许就不再仅仅是赚钱吃饭睡觉阿谀奉承勾心斗角了。

每次见到可文的时候，他身边总有一位北大的女孩子，好像是兰州人，姓氏不记得了，名字好像

是晶晶。她搀扶着可文，总是爽朗的笑。告别可文那天她应该在场吧，她一定会哭的吧，她哭得时候，泪一定是晶莹的吧。